

中秋

月亮情缘

李白与月亮的不解之缘

□李学朴

李白是一位天才诗人,他自信狂傲、豪放洒脱,有一颗浪漫的心。他对月亮有一种本能的狂热、喜欢,月亮唤起了李白不尽的诗兴和灵感,活跃在诗人笔端,生出一个千姿百态、灵动逸趣的世界。他的一生与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李白与月亮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情。史书记载,李白出生的时候,其母梦见长庚星入怀。长庚星又名太白金星,因此李白字太白。古人认为,太白星是天上最亮也是距月亮最近的一颗星星,也称为“陪月星”。关于李白之死有多种说法,其中之一也与月亮相关,称其“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”。

李白写月亮的特点之一,就是一首诗中往往多次出现月亮,这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。如《把酒问月》:“青天有月来几时,我今停杯一问之。人攀明月不可得,月行却与人相随……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,共看明月皆如此。唯愿当歌对酒时,月光长照金樽里。”诗中有七处提到月亮,而且提法不同,分别用了明月、月行、古时月、今月、月光。特别是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,现今的人们没有见过远古时的月亮,而今天的月亮却曾经照过古时的人。人的一生在宇宙长河中,只不过是一瞬间,是非常短暂的,月亮却是永恒的。又如《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》:“我在巴东三峡时,西看明月忆峨眉。月出峨眉照沧海,与人万里长相随。黄鹤楼前月华白,此中忽见峨眉客。峨眉山月还送君,风吹西到长安陌……一振高名满帝都,归来还弄峨眉月。”诗中六次写到月亮。诗人看到西边的月亮,回忆起峨眉山,虽然自己已身在三峡,但相送、陪伴自己的仍是峨眉山月。透过黄鹤楼前洁白如银的月光,李白好像见到了峨眉的友人。于是诗人兴奋起来,想到自己一旦能实现抱负,有所成就,就会回来欣赏峨眉山的月亮。

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单纯高

洁的心境是盛唐诗人的共同特点,而李白的诗境更有其晶莹剔透的独特风格,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,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,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,问言与谁餐……阴精此沦惑,去去不足观。忧来其如何?凄怆摧心肝。”《古朗月行》诗中写了小时候对月的认识、对月的命名和想象,继而将神话传说写入诗中,写了月宫仙人、白兔捣药,随后又写到月蚀现象。这些都表明了李白对月亮的思考、探索、兴趣。诗的结尾写到月蚀后的月亮“去去不足观”,使李白感到无限伤感。

李白往往通过月亮寄托思念故乡、怀念友人的情思,描写得细致入微。在《惜余春赋》中写道:“遥寄影于明月,送夫君于天涯。”远方的丈夫看到月亮就好像见到自己的妻子,给人一种情深意绵之感。《静夜思》中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见了明月,就怀念起故乡。最有趣的是《月下独酌》中的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,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”,诗人以月为友,对酒当歌,以解心中愁闷。

在李白的近千首诗中,竟有三百多处提到了月亮,他不厌其烦地形容月亮,造词之多,堪称第一。月亮既是神灵,又是他的朋友。他善于通过月亮抒发自己的爱与憎、喜与忧,同时衬托出各种意境。《秋浦歌》第十四首中写道: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。”明月夜有效地烘托了冶炼工人的劳动场面,而冶炼工人的脸色也把月夜照得更亮了。《清平调》则是首宫廷诗: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风流君王和杨贵妃赏牡丹于沉香亭,这个“月下逢”用得别具匠心,给整个画面增添了明亮柔和、宁静甜蜜的气氛,使意境一下子升华许多。

月亮对于如李白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来说,是一个情感倾诉的对象。月亮也刺激了李白的诗歌创造力,给他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,成为他诗中的浪漫意象。

□耿艳菊

每当我家附近的蛋糕店门前排起长队,老月饼淡淡的甜香在空气里飘荡,便会喟叹,又到了一年月色最美的时节。

时光的流逝简直让人心惊,不但是人,这世上的物、事也跟着光阴在往前不停地轮转,而月亮千年万代永远是那个月亮,照过古人照今人,照过从前,也照现在。多年前让人怀恋的时光也曾同一片月色下,想到这里,不禁释怀,仿佛那些美好的故事和故人并没有远走。

这时候,秋风起,木叶摇落,大地生凉,虫鸣夜夜开音乐会,皎洁的明月是安静的听客。精彩处,洒在人间的月光更明亮了,如溪水一样婉转清脆,那是明月送给大地的掌声。这样的夜色是静谧安闲的,很是适合“暗香襟里闻,凉月吹灯坐”。

香是桂花香。楼下人家的小花园里种着一棵,碗口粗,枝繁叶茂,一树碎金子似的桂花在月光里摇曳。窗户开着,桂花的甜香一阵一阵随着起伏的秋风浮上来。我原本开着台灯在读一本小说,不经意间抬头见圆盘似的一个月亮当空挂

□李晓

那年秋天,我出席沈阳一家杂志社的笔会,最后一天的行程安排在大连。我想起了郑哥,我的发小,他31岁那年去了大连创业定居。

中秋夜,我和郑哥相聚在大连星海广场,又从广场移步上了跨海大桥,一轮海上明月正升起,粼粼波光中的海面陷入沉静,宛如铺开的丝绸。我和郑哥凝望着明月,突然沉默无语。一个异乡人在大连遇见老乡,在那一轮明月的清辉里,仿佛可以望见隐隐约约的起伏山峦,宛如久远年代的黑白照片,悄然隐入浩渺月光里。郑哥说,我们去喝一杯吧。我摇头说:郑哥,今晚我就想和你一起看这海上明月。

我和郑哥找了个地方坐下,他把这些年的故事跟我一一

凉月吹灯坐

着,又宛若一张慈祥温柔的笑脸,心头怦然一动,遂放下手中的小说,关了台灯,坐在阳台上赏月。

小说里的故事,爱恨情仇、是是非非,弯弯绕绕,无非在说明一件事——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幽眇。而在一轮皎洁澄澈的月亮面前,似乎再精巧的伏笔、再巧妙的布置、再生动的语言、再卓越的技巧都失去了魅力。

望着静默不语又隐隐含笑月亮,忽然灵光一闪,这月亮岂不就是万物混沌初开时,自然界送给人间的一部大作品吗?虽然太阳给大地送来温暖和光明,但它有时候不免有些暴烈。只有月亮,温柔地俯视着大地上的生灵,抚慰着人间的苦难和忧伤。

想起从前老家镇子上的邻居赵奶奶,每年中秋,她都会郑重地做手工月饼。她不会像我们一样生硬地叫它们月饼,而是亲昵地称为“小月亮”。中秋节对她来说比春节还隆重,她会做很多“小月亮”分送给左邻右舍。中秋节晚上,我们那条胡同里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坐在赵奶奶家的院落里赏月。这是赵奶奶的生活中最热闹的日子。

送你一轮老家明月

讲述。我们说得最多的,还是当年老家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,那些山山岭岭、沟沟壑壑的足迹。郑哥回忆说,他13岁那年中秋节前夕,想吃一块母亲做的土月饼,可是,做石匠的父亲在中秋前的一次采石作业爆破中被山石砸中头部受伤,住进了乡卫生院。中秋节那天,郑哥和妹妹去医院看望父亲,头缠纱布的父亲正靠在病床上输液,见了两个孩子,一把扯掉输液管,从床上下来,双手抱住两个小孩,满眼是泪。父亲说:“今天是中秋节,我们一家人还得吃月饼啊!”于是母亲去卫生院旁边的乡供销社买了4个月饼,一家人在病房里吃着香喷喷的月饼。郑哥至今还记得那月饼的味道,薄薄的月饼里有芝麻、冰糖。吃完月饼,嘴角上还沾着芝麻,他用舌头去舔,满口生香。

郑哥43岁那年,父亲走

了。47岁那年,母亲也跟着父亲去了。郑哥说,每到中秋,望着天上明月,就恍惚看到月亮上站着父亲母亲,他们的目光依然慈爱地凝望着人间,凝望着后辈亲人。

那一晚,我枕着大海的呢喃,在明月夜里入眠。清晨,月亮早已隐去,霞光把起伏的大海染成金色绸缎。

去年中秋,郑哥跟我说,兄弟啊,我想看看从老家山坳里升起的明月。我不能让一个异乡的游子,在中秋夜失去故乡明月的清辉抚慰,于是驱车回了山里老家。秋收后的老家土地,在月光浸润下散发着迷人香气,行走于山间,心如浮动在月光荡漾的湖面上。我来到郑哥父母的坟前,视频连线远在大连的郑哥,把老家山岭上空的那一轮明月送到数千里外翘首以待的郑哥眼前,升起在他的心空。